

新小說

新舊家庭
卷上

商務印書館
印行



序

如是我聞。於時世尊。垂金色臂。母陀羅手。下指於地。世間衆生。以此爲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於時世尊。豎金色臂。兜羅綿手。上指於空。世間衆生。以此爲正。而我不知。誰倒。誰正。若樓若閣。若臺若榭。金碧輝煌。現莊嚴相。設以鏡波寫其眞像。以何因緣。而生倒像。若老若稚。若男若女。列坐大庭。現莊嚴相。設以鏡箱攝其眞像。以何因緣。而生倒像。昧我思愔。愔我悲個。人之積厥名曰。家庭。之積厥名曰。國。國之顛倒。匪國顛倒。顛倒家庭。家庭之顛倒。匪家庭顛倒。顛倒個人。我不憚煩。編爲小說。四十八回。奴筆隸墨。新舊對鏡。反正互說。知我罪我。我不敢必。孰正孰倒。我不欲說。匪不欲說。直不可說。瞻廬自序。

新舊家庭初集目錄

卷上

- | | | |
|-----|----------|----------|
| 第一回 | 運材料空中建樓閣 | 搬是非門外道家常 |
| 第二回 | 失家教縱容幼女 | 闖鄉鄰邂逅度婆 |
| 第三回 | 灑痛淚孝女傷心 | 造謠言媒婆嚼舌 |
| 第四回 | 起衝突小姐罵街 | 聽歌謠英姑諫父 |
| 第五回 | 趙玉麟忽聞獅吼 | 李夢生議續鸞絃 |
| 第六回 | 變宗旨妙論駁平權 | 述理由閨人下褒獎 |
| 第七回 | 背講義跪伏蒲團 | 索茶點亂踢樓板 |
| 第八回 | 誇手段大套小套 | 談心事你知我知 |

第九回 有口無心培卿款客 說長道短王媽梳頭

第十回 雕籠內百靈弄舌 側廂裏病母酸心

第十一回 充司禮醋盞喝鞠躬 認晚爺油瓶稱強項

第十二回 俏皮話結婚嘲曲脚 潑辣貨當衆出風頭

卷下

第十三回 李錄事新房驚好夢 陸秀才烟榻訓親兒

第十四回 偵探家實地調查 賢淑女籲天怨痛

第十五回 捧遺像真面失廬山 進讒言沸油澆烈火

第十六回 薄命女痛遭屈打 娘子軍力破重圍

第十七回 陪小心低頭服禮 挑重擔敗興歸家

第十八回 湊現成先享口福 瞧熱鬧大鬪眼鋒

- | | | |
|-------|---------|---------|
| 第十九回 | 吟豔詩搜腸索肚 | 唱哭調合節應絃 |
| 第二十回 | 守孝幔搶地呼天 | 上樓梯改頭換面 |
| 第二十一回 | 開園門淑女失蹤 | 走備衛旁人饒舌 |
| 第二十二回 | 失首飾祇形其詐 | 論淚珠姑信爲真 |
| 第二十三回 | 停針翦青燈說夢 | 報消息黑夜敲門 |
| 第二十四回 | 設毒計婆子貪財 | 墮奸謀英姑跳水 |

新舊家庭初集卷上

第一回 運材料空中建樓閣 搬是非門外道家常

黯黯的半銚墨。禿禿的一枝筆。誰叫你說長道短。誰叫你作怪興妖。莊子不云乎。寓言十九。俗語道得好。亂話三千。起得別致。從來虞初說部的著作家。無非空中樓閣的。都料匠在那經營。慘淡的當兒。定要有許多磚兒瓦兒。木兒石兒。從茫茫大海裏輪運過來。這座空中樓閣才能剋日落成。列位看官。這大海在那裏。叫甚名兒。哈哈。不在東半球。不在西半球。卻位置在頭蓋骨裏面。不喚黃海。不喚白海。紅海。單單叫做腦海。原來如此。一天正是空中樓閣的開工日期。可曾揀選黃道吉日。小子獨坐書室裏。磨着墨。握着筆。許多磚瓦木石的料。材料已在腦海裏開始輪運。整整的呆了半天。搔了幾回頭。摸了幾

回耳略略有些頭緒，便牢撐着兩隻白眼，良久，良久，瞬都不肯一瞬。（瞬了便怎樣）冷不備哇的一聲哭將起來。（哭得詫異）你道哭的是誰。（著者獨坐書室裏，除了自己哭，還有誰呢？）卻是吾家小孩子扶牆摸壁，走到書房門首，瞧見區區著書時的怪態，不由的失聲而哭。（原來如此）吾妻疼愛幼兒，三腳兩步趕將來，忙問怎的？怎的小孩子只說爹爹欺侮寶寶，對着寶寶眨白眼。（趣語）吾妻迴護着孩子，便夾七夾八把我埋怨了一番。區區被孩子一哭，妻房一絮，聒險些兒把我滿徹的磚瓦木石一古腦兒都沈沒在腦海裏面。（趣語）好容易破費了幾文糖果錢，才把孩子遣開了。哭聲一止，區區故態復萌，仰着屋梁，連連的眨我白眼。從前陳后山作詩，家人替他趕去貓犬嬰孩（隨園詩話曾言之）。宋景濂作文，聞貓犬聲，動輒拊案大叫。（見景濂答郡守書）區區雖沒有古人的才學，卻有古人的怪癖。話休煩絮，卻說子虛街烏有巷有

一所坐北朝南的巨宅。對面峙立着一垛大大的照牆。高可二仞。形分八字。氣象倒也雄壯。無奈年深月久。不曾刷新。粉堊剝落。苔蘚滋長。兩旁的繫馬銅環。烏黝黝失卻本色。倘在博物館陳列起來。也可算得一種古物。照牆中央嵌着一塊水磨方磚。鑿着鴻禧二字。波磔雄渾。卻是清朝開科狀元聊城傅以漸手筆。看這落款。這照牆的建築歲月也就可想而知了。鴻禧二字的左旁卻有五尺見方的牆垣。新加粉堊。粉堊上面烘染着一位千嬌百媚的女郎。口中含着紙煙。神態栩栩。欲活欲動。向往來過客頻施妙睺。一笑留情。你道這是怎麼講。究原來屋主人廢物利用。把照牆的一部份租給紙煙公司。作爲彩畫廣告的地位。每年也可增添一注入款。所以舊照牆上有了這種新廣告。弄得非驢非馬不古不今。（可謂不倫不類的照牆。）六扇大門。牢牢關着。卻從東首側門出入。大門上面的門條。長長短短。約莫有六七條。也有寫在紙片上的。也有裱在木

板上的也有鑿在銅牌上的門條上的字樣。大大小小的花色不同。也有寫某某寓的。也有寫某某公館的。也有寫某某寄廬的。就中有一中西合璧的門條。藍地金字上。一行是中文。下一行是西文。都用橫列法。覺得格外漂亮。但是旁邊黏着兩條細長紅簽。一條上寫木宅出賣。重傷風行人。一見就成功。一條上寫天皇。皇地皇。吾家有個夜啼郎。來往君子念一徧。一睜睡到大天光。有了這些迷信字簽。漂亮的門牌立時爲之減色。（可謂不倫不類的門面）列位看官。區區費了許多筆墨。單寫出一垛照牆。六扇門面。倘把這巨宅裏面的房屋。一鋪張起來。只怕累牘不能完。連篇不能盡。看官們不要買甚麼房屋。區區何苦開這細帳。（趣語）話雖如此。只就一垛照牆。六扇門面。早把宅內的人物。攝個小影。宅內住的是甚麼人物。頭緒紛煩。一時無從說起。單說側門裏面。走出一個中年傭婦。手執書信一封。正待步下階沿。那時外面恰來了一個老媽子。

提着杭州式的廣漆鉋花籃。彎腰曲背。跨上階沿。一個上。一個下。彼此打了個照面。那階石上。便發生了一種吸力。把兩雙脚都吸住了。（奇語）古語道得好。物以類聚。傭婦與傭婦。自然容易結合。憑你主人千叮萬囑。緊去緊回。他只跨出了門半途。碰見同伴。便有的沒的一陣亂講。至少也須立談五六分鐘。（傭婦通病）當下老媽子說道。阿姐。你到那裏去。中年傭婦道。媽媽。我到郵政局寄快信去。老媽子道。想又是你家少奶奶寫給少爺的了。傭婦點了一點頭兒。老媽子道。昨天才見你寄一封快信。怎麼今天又寄信去。傭婦笑了一笑。回頭向裏面一望。便湊到老媽子耳邊。唧噥着說道。媽媽。我喫了多年人家飯。幫過的人家。至少也有十七八家。人家的夫夫妻妻。也不知瞧見了多少。說着。豎起了兩個指頭。兒道。似這般的一雙男女。我自從生了眼睛。卻算初次瞧見。老媽子趕把提籃放在階石上。（聽得出神了）忙問怎樣。怎樣。傭婦又向裏面一望。

重又唧噥着道：「媽媽，你沒有瞧見呢？」說一句古老道人話：「上牀夫妻，下牀君子。」像這一雙男女，還像甚麼樣兒？真叫做廳堂上挂草薦，弗成其局。（局與軸諧音）老媽子嘻開了嘴（聽得出神了），又問：「怎的？怎的？」傭婦道：「媽媽，你是燒香念佛，吃長素的，有許多粗俗說話，不配與你老人家談。」（卻配與誰談？）這女的枉算讀過書，識過字，其實呢，還不如我們鄉村婦女。老媽子道：「阿彌陀佛，你的說話的是老太婆刺襪底，千真萬真（真與針諧音）。」傭婦道：「鄉村婦女不識字，卻也曉得害臊，沒的見了男子，全身骨節輕得鵝毛似的，說着手指着裏面道：『這女的面皮是鐵包的。』成日家嘻嘻哈哈，咕咕呱呱，同男的在一起兒打混，也不避什麼。生人生眼，江北人串花鼓戲，還沒有這般肉麻。每天不到十一點鐘，不肯起身朝晨。三次點心，都在被窩裏喫。第一次牛奶，第二次水鋪雞蛋，第三次才喫件頭點心。他們直僵僵的，躺屍靈卻把人差遣得，腳不點地，沒做一頭。」

處。老媽子道。他們喫不了許多。剩下來時。你也可以到嘴。傭婦把嘴兒一癩。道說夢話。咧這三次。點心他們都喫得。狗舐缸盆似的。老的都沒分。那裏輪得着。幫人到嘴。前天這男的。到上海去了。女的。便似失去了靈魂。時常與老的拌嘴。首尾不過三四天。快信倒寄了五六封……講到這裏。聽得裏面脚步響。連忙放高聲調道。媽媽停刻會我要緊去寄信。咧說罷。匆匆走去。老媽子重又提了籃兒。一步步的走入宅內。正是

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第二回 失家教縱容幼女 闖鄉鄰邂逅虔婆

這巨宅的主人。原來姓陸。靠着祖德宗功。才有這所巨宅居住。他的祖宗在清初時代。也曾博取個進士翰林。掙紮個尙書閣。老後來科第連綿。簪纓不絕。算是本地數一數二的世家同光之際。稍稍衰落。然而也有幾個克家子孫。出爲

道府入爲巨紳把那富貴門庭竭力撐住光宣之際巨宅的主人早已變換面目改易方針偷把滑稽眼光觀察起來總算他是出類拔萃勝祖強爺（調侃語）爲何呢祖宗僅在紫禁城騎馬子孫卻在芙蓉城臥遊祖宗僅在紫光閣繪像子孫卻在凌煙閣圖形只這小小的斗細細的槍竟把偌大產業化作燼餘煙灰（世家通病）單留這所巨宅現尙沒有易主辛亥革命的當兒剷除貴族的潮流澎湃湧洞捲地而來主人在煙榻上得了這個警報趕把大門上釘的銜條轎廳上陳列的百十對銜牌摘的摘除的除七縱八橫的堆在柴間裏面祖宗累代的榮銜卻夠了子孫幾月的燃料姓陸的房屋雖大族人甚少一百另八間的宅子除自己居住外儘有餘屋放租宅內租戶約有六七家按月支取租金也是大大的一項進款主人單名一個芙字別號鏡蓉芙蓉鏡下及第本是掇取科名的佳兆那曉成了沾染煙癖的惡讖鏡蓉在弱冠時也曾博

取一名秀才。匠耐。一披藍衫。便隸黑籍。黃卷無緣。青燈有味。這二三十年內。除了拚命吸煙。再沒他事。可做娘子。黃氏與他同庚。四十五歲。卻是一個貪喫懶做的婦女。曾生數男。都不會長大。單留一位寶貝千金。名字喚做桂枝。年已一十五歲。既沒有讀過書。又沒有習過針黹。成日家去闖鄉鄰。搬唇舌。立門前。買小喫。這四項功課。算做一脈相傳的母訓。家中僱用一個老媽子。專管燒茶煮飯。洗衣買物等事。這天老媽子上街買點心。提了一籃饅頭。沿路兜搭。慢吞吞的回來。可巧走到門前。又遇着同居的傭婦。一陣攀談。忘其所以。這饅頭出籠的時候。原是蓬蓬勃勃。熱可炙手。一經幾次耽閣。五分鐘熱度早已化爲烏有。(嗚呼。豈獨饅頭爲然哉)桂枝等待已久。腹中的蛔蟲咕咕的怪響。一時不耐。煩趕到門前去探望。傭婦聽得腳聲搭趲着。走開去。寄他的快信。老媽子提籃入內。卻與桂枝劈面相遇。桂枝一疊聲的罵道。老妖怪。老狐狸。你上街一次。

竟似風箏斷了線的。我只道你跌死在路旁，沈死在池內，正要報告善堂裏收你的屍，覓你的骨。你原來沒有死，卻在大門前鬼祟祟，蠍蠍螫螫信口嚼你的蛆（罵得刻毒）一壁罵着一壁揭開簾蓋，順手撈取了饅頭五六枚，不管冷的熱的，先把一枚塞進嘴裏，罵聲就此斷絕。（斷乎其所不得不斷，絕乎其所不得不絕）一路走一路喫，自去闖他的鄉鄰。老媽子捱了一頓臭罵，掩上簾蓋，快快的進去，走到宅裏靜悄悄，地不見一人。鏡蓉這時尙沒起身。黃氏日常老例一骨碌扒了起來，蓬着頭，毛着臉，便向同居人家去亂竄。須得老媽子東找西覓，千呼萬喚才肯勉強回來。草草梳洗，有時頑得起勁，便把梳頭洗面一概豁免。只有日間三餐夜間一瞋，尙不能與自己家中完全脫離關係。其餘的時候從不肯在家庭靜坐片刻。好在同居人家很多，這家坐坐，那家談談，東邊抽幾袋煙，西邊喝幾碗茶。一天光陰易得消磨過去。老媽子熟悉主母心理，放

下。饅頭籃便挨家去尋覓黃氏。究在那裏閑談區區。只得把老媽子暫時攔起。分出筆墨。把黃氏補敘一番。原來這所巨宅。有一條極長的備弄。備弄左右各分門戶。右邊是正落。左邊是旁落。前後共有十餘進。就中有幾處落腳房屋。牆墻墻倒。不堪居住。其他稍完整的。或曾經修葺過的。都有租戶居住。黃氏蓬頭鬆鬢。在備弄裏行走。東一瞧。西一望。只要人家的門戶開放。他便說寒道溫。乘勢跨腳進去。人家見是房東太太。縱使厭着他。也不好攆他出去。何況這些空閒無事的太太奶奶。見他進來。格外歡迎。打牌時多了一個良伴。茗談時添了一員健將。(物以類聚)這天黃氏瞥見一家門兒開着。這屋是地方審判廳錄事李夢生所賃。夢生新賦悼亡。家中止有一個十八歲的女兒。一個十三歲的粗使丫頭搬進此宅。不上兩三天。黃氏倒去走動了五六回。(不憚煩勞)當下探頭進去。卻見李氏的女兒英姑。愁眉淚眼。立在門角裏拭涕。黃氏喜管閑事。

便道。咦……話沒出口。英姑把嘴向裏面一努。搖搖手兒。黃氏會意。又聽得裏面有女客聲音。便假做不知。三脚兩步的闖將進去。穿過天井。踏上階石。揭開門簾。卻見夢生同一個五十多歲的婆子在客堂裏對坐談話。便假意兒道。阿呀。李先生府上到了貴客。我怎好沒來由的亂闖口。雖如此說。脚已跨將進來。夢生見了。免不得起身讓坐。黃氏也不推辭。挨到婆子身旁。坐了抬眼看這婆子。皺皮的臉兒。罩上一層雪花粉。花白的鬢兒。塗抹許多生髮油。當頭插着一朶嬌小玲瓏的淡紫色菊花。這花列名菊譜。喚做倚欄嬌（花名絕豔）身上衣服稱體。再看裙下時。一雙半攔脚裏着元色絲襪。躡着寶藍色緞鞋。鞋頭光耀耀釘着兩片鏤質的點綴品。年紀同裝束分做兩橛兒。須得縮短了三十度春秋才配。這一身裝束。話分兩起。書卻平行。這邊黃氏向婆子上下打量。暗自詫異。那邊婆子也向黃氏飄了幾眼。心中也自納罕。覺得這婆娘囚首垢面不成。